

情海歸帆



劉雲若著

社會長篇
言情小說

情海歸帆

第六下冊

天津
京
津
出
版
社
印
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發行

第六下冊一元五角
(外埠酌加寄費)

情海歸帆

版權所有



不許翻印

著者 劉雲若

出版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
京 津 出 版 社

路 天 德 里 十 二 號

發行人 馬鳴銓

總代發行 天津法租界

三十號路效勵力出版社
康里廿二號
交通旅館旁天津書局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情海歸帆

劉雲若著

第二十五回

逝水幾曾留落花隨去
春風且莫定舊燕歸來

話說碧璉投入何三的懷中，聳肩扭腰，極盡醜態，把白衍芝氣得好像小兒玩的氣球，吹得過大，快要漲裂一樣，心想着這對男女當此時，居然還好整以暇的大耍骨頭，簡直誠心氣我，我今兒也是遭了劫數，莫說你們耍骨頭，就是真刀真槍來齣全武行的大戲，我也沒法奈何，只有盼望他那熱火爐把你這冰核蒸化，成是你那冰核兒把熱火爐澆滅了吧，這是何三和碧璉已把被子披裹嚴緊，上面只露着兩個厮並的頭兒，下面也只露着那把菜刀，白衍芝瞧着覺得那被子以內，春光彌滿，煖氣蒸騰，不知如何舒服，因而感覺自己徹骨生寒，冷得戰抖。他雖穿着衣服，只因方才受驚，嚇出一身大汗，把內衣沾濕，漸漸變冷，好似披冰一樣。又加心中懷着鬼胎，一陣潮從脊梁發出寒氣，直達尾間，這樣內外夾攻，身心交凍，怎會不牙齒跳踢踏舞，兩腿彈琵琶呢，這時何三和碧璉挨够

了，才面面相觀，用眼光商量主意，碧璉啣了兩句，何三便向白衍芝高喊道，混賬東西，站遠些兒。白衍芝急忙後退，碧璉却和聲笑道，你別儘站着，在那邊椅上坐會吧，等我慢慢給你說情，說着又嘆氣道，你真是耍命鬼，好好的事情又給弄糟了，也不想想你犯的什麼罪，我為你費心捨臉，用了多少心機，說了多少好話，才得有些指望，你又冒出來無事生非，玩你媽的花活，要你媽的菜刀，這一下子倒把刀要到你王八脖子上去了，你有這手兒，早點兒就挺身出去跟人家到案，才是人物，也當不了我丟人現眼，媽的背地裏拿刀動槍的，充你媽的英雄好漢，如今鬧出來，你可真殺實砍呀，怎麼把脖子又縮回軟蓋裏，裝你娘的鬆種。這不是誠心給我惹禍，給我添煩麼，我要不看你怪可憐的，簡直不管，隨他收拾去，你等着吧，我說好了算你運氣，說不好也是你自找其禍，怨不上誰，快坐到那邊去吧，白衍芝聞言，也不作聲，自退到屋隅椅上坐下，便聽碧璉與何三低聲小語起來，心想你那是給我說情，只是要與何三商量對付我的辦法，因為怕我聽見，所以赶到屋隅遠遠坐着，請你們隨便商議，我只有靜候處置，好在我已知道你

是冒充警探，不怕你把我真個帶去治罪，想着就枯坐等候發落，那何三與碧璉唧咕了半天，何三忽然向後一退，倚在窗台上，碧璉却向前挪了挪，自己另尋幅被子披上，移到床邊，叫道：喂，你過來，我跟你說話，白衍芝立起走近一步，敬謹聽訓。碧璉綑着臉兒道，你這倒霧鬼，真教人生氣，方才我已給你央告好了，人家答應許不再把你帶走，那知你又惹出這場是非，說着向後一指道，依他的脾氣，當時就把你剝碎了，虧得我橫欄豎遮，才算把這條小命兒保住了，白衍芝聽着，心想你不用來這一套，我這小命兒雖然不值錢，只要他敢殺死，就有人教他抵償，你說得這麼輕鬆，當是世人沒有王法，當我是個三歲孩子呀，想着又聽碧璉接着道，人家看着我的情面，算把你饒了，到底外場人寬洪大量，作事够格，人家說既然說過不再把你帶走，這時還是不能失信。本來君子不跟牛執氣，你放心吧，這回事算完了，真便宜了你。白衍芝心想別你媽的刷色了，他想不便宜我，也得成呀，殺了我得償命。帶我走又沒地方交代，除了便宜我，還有甚麼法兒，我才不知這份兒情呢，白衍芝本來只怕何三仗着力大，把自己毆打，要大吃眼前

情海歸帆 第二十五回

四

虧，這時聽碧璉一說，知道他們已是無法奈何，故而急於下台階兒，何三也絕不會動武了，他那淺薄的心理，不由一陣得意，好似得了勝利，立刻一撇肩膀，一撇嘴唇，露出我早知你們沒法擺制的意思。碧璉看着微微冷笑，隨又正色道，我還有兩句正經話跟你說，咱們倆在一處，一幌兒也快一年了，雖然沒甚麼好兒，也算不錯，……白衍芝聽她忽而語氣一變，竟好似唱大鼓詞兒的唱三國事跡，却從盤古分天地說起，來個遙溯遠追的大引子，把前事重提起來，不知是何意思，只聽碧璉又接着道，不過現在你沒有正經事由兒，混不出準進項，我在這裏也只有連累，你這樣混下去，越混越要背空捧甲，我真不忍再累苦你，很想給你脫個清靜身兒。咱們各人都新鮮新鮮，有好兒先攔着。等以後再往一塊湊合，那時你混好了，我來找妳，我混好了，你去找我，你看好不好，何必在一處餓死兒呢。你是個通透人，自然明白，我是要走了，論起咱們這些日子的交情，你一定不放心。那倒不必，我總受不了罪，有這位何三爺照顧我，還怕甚麼，白衍芝聽她的話，好似頭上轟了一雷，心想怪不得打不開，原來何三已打算把碧璉架走，碧璉

也真的狠心拋下我，這可怎麼好，又想他們的主意變得好快，方才聽他們私語，還未有此主張，只於要借我的家長久幽會，如今怎忽然變計，莫非因為我曾拿刀動杖，使他們感覺以後不易長治久安，故而改計出去賃小房子，這樣一想，不禁深悔自己輕舉妄動，白衍芝這人雖無美德，但在好色之中，攪雜着一點真的愛情，所以素日爲供養碧璉，肯去赴湯蹈火，勞怨不辭，也就是真情的表現，今日自何三冒充警探入門，他雖醋氣騰涌，真要來一齣雙頭案，但這時碧璉一發表離異的話，他不特眷戀難捨，而且立即退一步想，覺得碧璉招引何三，雖是奇恥大辱，但自己尚可拾何三的餘瀝，分一杯羹，倘若碧璉竟自去了，就算一隔音容，茫茫萬古，再無會見之期，親近之望，自己也就永遠變成光棍，從此長宵永夜獨對孤燈，莫說想有個人厮守陪伴，就是想有個人打罵欺凌，也不能夠了，想着心中難過，但同着何三不好說話，只可現出痛苦表情，用眼光向碧璉央告，表示自己萬難割捨，懇求她不要狠心，碧璉看了看他又道，論理呢，我們當初就是那麼胡亂湊合的，既沒受你的花紅彩禮，也沒有大賓小媒，連喜酒也沒請誰一盅，喜麵也

沒請誰一碗，就只你對我一說，我一點頭，就上你家來了，當初來得爽利，現在走也爽利，我本可以拿腳就走。用不着跟你請示，可是誰教咱們不錯呢，所以我就先跟你說一聲，俗語說，光棍眼，賽夾剪，你還有什麼看不透；事到如今，你自然漂漂亮亮的說句痛快話，來個好離好散，你說是不是，現在話說完了，我們這就走，客去主人安，省得儘打攪你，好在我的衣服差不多都在當舖裏，我只帶隨身幾件，別的東西都留下給你，說着又向何三道，你穿衣服吧，咱們這就走，何三應了一聲，却沒動彈，白衍芝見碧璉去志已決，好像個失父孤兒，母親又將別嫁，把他拋下不管似的，不由心肝痛斷，眼淚直湧，悲聲說道，你這是爲什麼，我並沒敢怎樣，方才實在沒別的意思，你不要……，碧璉微笑道，你才不要錯會意吧，當是我們因爲你拿刀動杖，把我們嚇跑了，哼，就憑你啊，別往臉上貼金了，就讓有十個你這樣的，都拿着槍來，也嚇不動我們，白衍芝道，那你爲什麼走呢，碧璉眉頭一皺道，你問得這麼清楚幹什麼，我已經決定走了，你又何必多問，我也懶得費話，好，我先問你一句，你是教我走不教，白衍芝不敢從教字

上回答，只得作出可憐樣兒，委委曲曲的道，本來都好好兒的，又沒鬧過驚擗，怎捨得你走呢，碧璉面色一變道，什麼是捨不得，你簡直安着混賬心，使出軟土匪的招兒，想攔住我不放，誠心擠難我說話，你是不吃沒味不上鏢啊，我本打算和和氣氣，好離好散，大家留個想念，你既不識敬奉，我也沒法兒，就告訴你爲什麼走吧，頭一樣，我是個寡姐兒，我們寡姐嫁人，有兩條路，一條是男人內秀外壯，漂亮結實，能對我的心思，能教我舒服，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，就是吃糠咽菜，我也願意，一條是不管男人七老八十，癩聾禿瞎，只要有錢，能供我住洋樓，坐汽車，穿綢裹緞，吃喝玩樂，還能拿他的錢上外面雇人解悶，這樣我也願意，現在請問這兩條，你够得上那一條，從我跟了你，就沒穿過一件真絲的衣服，除了你媽的麻葛就是線緞，過冬要件大衣，就差點逼你上吊，好容易買來了，還不及高麗紙糊的厚實，出門遇見大風天就放了風箏，簡直把我改透了，吃的更不用提，老是沒有準兒，窮了連三並四的吃羊肉包，吃的我都作下醋心的病根兒，有錢了你也只認得二葷館兒，吃頓扒你媽的肉丸子，就算欺了祖了，濶地方你

也不敢進去呀，還有你一天比一天沒出息，沒一點硬朗勁兒，近來更三天打魚，兩天晒網了，我嫁人爲的什麼呀，這些我就是都能忍了，可還得問問你，作的什麼事，大青白日，從人家裏往外偷東西，還有臉兒托我找人鎖賊，告訴你，我的心從那天就寒了，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，我雖是個客姐兒，也懂得名氣要緊，怎能永世作個賊妻，跟你去打盜案官司，還不走等什麼，現在你逼得我把話都說完了，可別怨我蒼的臉，是你自己找的，白衍芝聽着，只覺冤苦難名，眼淚往肚子裏倒流，燙得心肝欲裂，自思這女人真是滿口翻花，把罪過都推到我身上，當初我初識你的時候，你正在二等妓館，混得三九天還穿着破紡綢單褂硬對人遮說是發散內熱，鍛鍊身體，每天連一撥客也不上，給掌班的叩頭禮拜，都借不出賣白薯的錢，人家還嫌白佔着屋子，三天兩頭的往外趕，我那時不知怎麼看上了你，挑識沒有三天，就買衣服打首飾，放着不是相來的倆糟錢兒，又把你捧上去了，你那時熱上了我，定要從良，常常哭哭啼啼的，說什麼看透這碗飯不是人吃的，幾年來把苦都受够了，知道再不出這火坑，早晚埋在裏頭，不得翻身，只求嫁個男

人，得着終身倚靠，將來享福受罪，只看自己的命，就是受凍挨餓，也覺心裏舒服，我禁不住你央告，才花錢把你債主手裏弄出來，那知你一得自由，立刻就變了樣兒，整天打吃爭穿，挑肥揀瘦，把我折騰成三孫子。我向來沒有一句怨言，總把你奉承得像祖宗一樣，如今又全是我的不好，我千方百計弄錢，都給你使用，你自己胡花，抽籤賭個小滿雞，就許輸十塊八塊，聽回大戲，看見案目殷勤漂亮，就許裝闊太太，一賞幾張鈔票，諸如此類的事多了，你不說自己胡作非爲，反倒怨我不能供給吃穿，真把人氣死，還有你說我現在沒出息，請問當初是這樣麼，還不是教你朝朝暮暮天天日日給毀的呀，還有你現在說不願跟我再作賊妻，明是罵我作賊，請問我作賊是爲着誰，是被誰逼的呢，白衍芝滿腹的冤，滿心的埋，逆成滿嘴的話，無奈被滿喉嚨的氣給堵塞住，說不出來，半晌才吃吃的說道，你……這不能全怨我啊，你自己也……也得拍良心想想，碧璉聽了大怒，挺胸瞋目喉嚨裏啊的一聲，張口便射出一支香唾箭，中在白衍芝兩目之間，向下掛着，給他的鼻子添了無限光彩，碧璉指着他罵道，什麼良心，你小子所作所爲，還敢

說良心，留神管良心的聽見，用雷把你劈了，白衍芝一聽，就知道自己不必再說理了，她的心已歸別人，自己便有恩情，也都變成罪狀，何況還有許多劣跡在她把握之中，就只可默訖不言，碧璉又道，再告訴你，我這次走，不但爲着脫開禍事，還爲着給你解罪，替你作德，現在小西屋的李嫂兒，人家寡婦失倚的，你騙了人家的錢，踐踏了人家的身體，就扔在旁邊不理，有我在這兒，你只迷戀着我，總藉詞兒不管人家，我實在看不下去，如今我一走，教你死了心，自然會好好兒跟她過日子，把你缺完了的德，多少也補上些兒，白衍芝聽着，更自咬牙暗叫好好，你說得真個大賢大德，混賬事都是我一人所作，西屋裏的莫非不是從你身上受氣受罪，好像你還是個公道人，一直護庇着她呢，真你媽的兩扇肉皮，由你橫生豎生，反說正說，我算倒霉到家，絕沒法跟你分爭了，白衍芝這時看透碧璉心已化石，不可復轉，她說這不講理的話，還算是先禮後兵的第一步，自己若再不知進退，儘自糾纏，那何三就許要施展身手，打完了他們携手一走，我還得自己養傷，這時白衍芝真絕了望，也沉住氣，竟不再作一聲，只看着碧璉，靜候發遣

，碧璉又向他道，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，白衍芝胸中本有千萬句要說的話，但都咽了下去，只搖七頭，碧璉道，我早知道你是臨死只放個屁，沒有什麼可說，咱們從現在就一刀兩斷，各走各路，你出去歇着吧，我們收拾收拾就走，來個客去主人安，說着揮手教他退出，白衍芝出到院中，眼淚不由如泉湧出，他雖因恨了碧璉，稍減悲戀之意，但是有一種像沒娘孩子被人欺侮，呼籲無門，哭訴無人的痛苦委屈，都已填膺溢咽，不由都變成痛淚，迸發出來，哭着心中茫然如痴，直忘却置身何地，只在滿院來回踱走，碧璉在房中却不住和何三笑語，只見窗上人影幢乚，不知他們是作什麼，過了約半點鐘，房中皮靴聲棗乚的響了出來，只見何三穿了那套制服，左手提着隻大包裹，右手挽着碧璉，一直走向街門，碧璉頭也不回，只發出好像主人出門呵叱童僕的聲音，叫道，跟着關門，白衍芝見她真個走了，只有暗地酸心，暗地咬牙，知道這時再說話，更是自討沒趣，就悄不聲的隨在後面，心中思量，何三害苦了我，難道我就看着他帶了碧璉，揚長而去，好在已知道他這警探是冒充的，現在他又穿着制服，更有了證據，我何不跟在後面，

到人烟稠密處，就向真的警察把他告發，白衍芝心中只這麼一想，至於是否有勇氣實行，還是問題，那如何三似已早看透他的肺腑，走到門口，猛一回身，指着白衍芝道，不勞遠送，請關上門回去安歇吧，可是你得小心，少要伸頭探腦，若是想跟我玩花招，可留神這個，說時手向衣袋裏一伸，拉出了一二節黑面光亮的小圓筒，雖只露出一寸不到，白衍芝也並沒看清楚，但已意識到那是什麼東西，立覺髮根森豎，渾身發冷，嚇得諾匕連聲，何三說完，開門而出，碧璉還很溫柔的叫了一聲，你回去吧，外面冷，看凍着，白衍芝在近數月還沒聽見過她這樣悅耳的話，想不到在臨別時會給留下和婉印象，也算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聲，但白衍芝聽着却覺胸膛發熱，脊骨發冷，寒熱交攻，心裏直如害了瘧疾，瞧着何三挽着碧璉，像一對情人出遊似的，直出巷口而去，直到走得不見蹤影，他還怔怔的望了半晌，才悚然清醒，知道自己是被丟下了，沒人管了，以後儘是冷清日月，再也沒個伴侶了，惘惘然關上了門，回到房中，見床上地下，翻得稀爛，碧璉雖說只帶幾件衣服，把一切東西都留給他，然而這房裏本沒什麼東西，屬於白衍芝的

衣服，都在他身上穿着。碧璉把她自己的衣飾和零星用具帶走，這房中所餘，只是空箱破篋，和滿地亂紙，看着十分淒涼，只這一轉瞬間，連燈光也似暗了一半，方才在碧璉和何三擁衾同坐時，白衍芝覺得這房中暖氣蒸騰，春光四溢，頗似洞房光景，這時竟一變爲冷寂荒涼，有如廢寺了，他心裏好似顧不得怨恨碧璉，只是自己悲痛，坐在床上，怔了半天，覺得眼前光景太刺激了，簡直活不下去，恨不得一頭撞死，但他苦有因失戀而自殺的勇氣，早就可以因妬奸而殺人了，思量半晌，決定先打破目前的淒慘環境，碧璉已去，無法挽回，既不能跟她而去，爲她而死，自己仍要活着，就得另行尋求安慰，這尋求安慰四字，範圍本很廣大，立意也非不好，只是被人們解釋壞了，成爲放縱的藉口，吃喝嫖賭，都是尋安慰，偷盜拐騙，都爲着尋求安慰，兒子姘上父親的美妾，老弟姦通了阿哥的太太，那可說是尋求安慰，漸至洋車夫上六等娼密打泡，也美其名曰尋求安慰，這名詞太普及了，所以白衍芝在這倒霉時候，也自覺需要安慰起來，安慰在他腦中，就是女人的代名詞，一半爲對碧璉負氣，一半爲解自己解愁，覺得非有個女人不可

，但是女人既不在百貨店廉價部發售，可以任意購用，也不像老鼠似的，用塊乾餅便可引到室中，固然人家常會成羣的養着，什麼金陵十二，肉屏一圍，本不足奇，但是必須有錢，白衍芝袋中原只有那筆贓物換來的錢，但已花去多半，方才又給那何三買夜點心，所餘更是無幾，連去尋回臨時短期安慰，也不够了，他知道自己更無法打開這淒涼局面，只有獨對孤燈，挨受冷清了，怔怔的思量半晌，只一舉目看見房中景象，就不免想起碧璉，生出室邇人遐之感，再想到她臨行所說的話，不由切齒發恨，却忽然憶起她可憐李嫂兒那句言語，立刻心中一動，自思這院裏本有女人，足供安慰之用，又何必捨近求遠，那李嫂兒生得也很不錯，我昔日曾跟她有過恩情，只爲傾騙了她那養命資財，在外揮霍，才轉恩爲怨，可是她也沒對我怎樣爭吵，以後碧璉進門，更把她打入冷宮，棄置不顧，移到小西屋裏，待如婢僕，每天跟着吃兩頓殘羹冷飯，一直低頭忍受，毫無怨言，想來自己真覺抱愧，後悔以前作事太狠，如今碧璉已走，我正需要另尋女人的安慰，何不跟她來個破鏡重圓，教她也隨着我過這舒服日子，這是碧璉給造成的機會，也是